

長安史蹟叢刊

● 主編 魏全瑞

南山谷口考校注

〔清〕毛鳳枝 撰

李之勤 校注

三秦出版社

長安史蹟叢刊

主編 魏全瑞

南山谷口考校注

〔清〕毛鳳枝 撰

李之勤 校注



三秦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南山谷口考校注/(清)毛鳳枝撰;李之勤校注.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1
(長安史蹟叢刊/魏全瑞主編)
ISBN 7-80736-033-X

I. 南... II. ①毛... ②李... III. 秦嶺—軍事地理—古代
IV. E993.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140902 號

長安史蹟叢刊

南山谷口考校注

〔清〕毛鳳枝 撰

李之勤 校注

出版發行 三秦出版社

新華書店經銷

社址 西安市北大街131號

電話 (029)87205106

郵政編碼 710003

印刷 西安信达雅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開本 890×1240 1/32

印張 6.875

字數 109千字

版次 二〇〇六年一月第一版

印次 二〇〇六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5000

標準書號 ISBN 7-80736-033-X/K·23

定價 壹拾貳圓整

出版說明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爲了全面整理有關古長安的史地文化典籍，著名史學家史念海教授和陝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提出了編纂出版古長安叢書的設想，史先生任主編，出版事宜則全部交給三秦出版社。經過各方努力，先後推出了隋唐兩京叢考和三輔黃圖校注，受到學界好評。後來由於種種原因，叢書的出版遇到了諸多困難。近來，隨着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加之我社綜合實力漸強，我們首先想到的是要把前輩學者開創的這項整理古長安歷史文獻的事業繼續做好。鑒於各方面情況變化較大，我們對原先的計劃作了調整，決定編輯出版一套全新的長安史蹟叢刊，收入類編長安志、西京雜記、兩京新記等十數種歷代撰述，先前已出和將出的三部書也納入叢刊，按照新的要求重新出版。可以說叢書基本包括了有關古代陝西尤其是古長安地域文化的經典作品。叢刊的總序仍然採用史先生原撰總序，一來表示不忘先生開創之功，二來是由於先生的序文高屋建瓴，縱論古今，其中關於古長安史地撰述整理與研究的精辟論述，完全適合長安史蹟叢刊。

總序

史念海

長安作爲古都，歷史最爲悠久。長安之名，始於秦時。周的豐鎬即在其西南，秦的咸陽亦位於渭河北岸，雖少有間隔，地理因素大致相若，故言上古的史事，率應視作一體；論都城的建置，亦上溯至於周初。由西周肇始，在這裏建都的有秦、西漢、新、隋、唐等統一的王朝，而東漢的獻帝及西晉的愍帝，也曾在這裏作過較爲短暫的稽留。分裂時期在這裏建都的政權，則有十六國時期的前趙、前秦、後秦和南北朝的西魏、北周。東漢初年，劉玄和赤眉，唐末的黃巢和明末的李自成也均在這裏建立過都城。總起來說，在這裏建都的，先後有六個統一的王朝和十一個政權，共計一千九百九十一年。

都城爲一代人文薈萃之地，有關都城的撰述亦較他處爲豐碩。長安作爲都城，不僅歷年最久，且山川秀麗，物產富饒，處於四塞之內，儼然天府之國，尤爲當時後世所稱道。故有關撰述亦最多。今所知者，殆以辛氏三秦記爲最早。辛氏此書不見於隋書經籍志及兩唐書經籍藝文諸志的著錄，然三輔黃圖及劉昭續漢書郡國志注、酈道元水經注皆有所徵引，而所記又皆秦漢都邑、宮室、苑囿地理，當出於漢時人

士手筆。此後諸家撰述，接踵而起，三輔黃圖兩京新記長安志雍錄皆其著者。

辛氏三秦記綜述都邑宮室，故能巨細兼載，自成一書。而專論一方面的，也早有名家。司馬相如上林賦、揚子雲甘泉賦先後輝映。梁蕭統撰集文選，以上林賦列於畋獵類中，以甘泉賦置於郊祀類內。上林爲規模巨大的苑囿，甘泉於離宮中最負盛名。兩賦對於這樣的苑囿和離宮都作細膩的描述，雖所言不免有誇大不實之處，當時長安附近建築設施的雄偉壯麗，藉此亦略可見其一斑。及班孟堅兩都賦和張平子兩京賦出，更能顯示全豹。所謂兩都兩京，皆係以洛陽與長安相提並論。東漢都洛陽，故賦京都者，不能不有所涉及。其時長安已廢不爲都，而瑰麗却仍不減當年，甚至猶能和洛陽比肩齊聲。

由於長安的山川秀麗，人物薈萃，故四方景慕，咸思瞻仰，是以遠道蒞臨，觀風俗者，時有所聞。甚至王朝更易，都城他移，仍未稍替。其履履所及，耳聞目濡，往往撰有記述，舊典新章，多能引人入勝。潘岳西征賦殆其著者。安仁爲長安令，由洛陽西行。所記雖多途中聞見，而於長安城中景物，更能不惜筆墨。當其初抵秦郊，觸目所見，「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條暢」。當時長安已淪爲常邑，猶能如此富庶，當年都城的景物，略可想見。

歷來詩人對於都城長安的歌誦，尤多佳句名章。詩三百篇於國風中，列有豳風、秦風和周召二南，然於豐鎬兩京却未多所涉及。不過雅頌諸篇中，有關的吟詠，並非少見。小雅白華：「漉池北流，浸彼稻田」；大雅靈臺：「麀鹿濯濯，白鳥鵲鵲」，豐鎬城郊的風物歷歷如在目前。唐代詩家歌誦長安，其詩篇的數量和內容，皆能超越前代。後世對於唐長安較之漢長安更爲清晰明瞭，這應是其中的一個重要

原因。

就在長安廢不爲都時，有關的撰述仍陸續見於著錄，可見長安爲世人重視的程度。宋敏求長安志、程大昌雍錄皆撰述於宋代。宋敏求時，長安猶隸於宋朝版圖，而當代建設亦有新績；程大昌時，長安已爲金人所據有，不過前代流風餘韻，並未因之或泯，故此數家著述，得爲當時後世所稱道。

這樣豐碩而又復絢麗的撰述，古長安的往事遺蹟賴以流傳和保存，值得珍視；只是由於傳世已久，間有殘缺散佚，難得全帙；即令幸存於今，由於輾轉鈔錄，魯魚亥豕的訛誤又在所難免。而古今地名復累經改易，舊蹟往往未能確指，致使前賢功績，仿佛輕擲虛牝。如何使之發揮更多更大的作用，這是不容忽視的問題。當前黨和政府組織各方力量整理古籍，允爲一代勝事。古長安叢書也得在這盛世開始編纂，早日克奏膚功，是各方共同的期望。

由於前賢有關著述相當繁多，古長安叢書擬分集編纂，近人撰述亦往往有涉及古長安的，自應一併收錄，俾究心往事者，不必多所問津。初步斟酌，分成五集：

甲集、整部撰述，或後世的輯本；

乙集、專篇撰述，或由其他著作中節錄的有關篇章；

丙集、記遊撰述而未集成專著者；

丁集、詩詞歌曲；

戊集、近人專著。

如前所說，有關古長安的撰述，由於傳世已久，難免多所訛誤，且刊本較多，間有相互參差之處。故整理時，務須詳加校勘注解，俾使章節句讀的斟酌，字詞義例的闡釋，篇章段落的分析，情緒思想的反映，皆能有所顯現。這都是整理古籍的基本功夫，無容多事贅陳。古長安的有關撰述率多與地理有關。地理時有變遷，古今頗難一致。政區的增損，城池的興廢，鄉聚的分佈，關隘的建置，道路的通塞，疆場的改易，以及河流的移徙，湖泊的湮涸，植被的變化，動物的存沒，有關撰述中是不乏記載的。由於歷年較久，與現今多有違異。雖間有舊說詮釋，却難免舛訛，而輾轉相傳，治絲愈紊，更不易得其真象，前代學人於此，多力於考證，成就斐然可觀，自宜繼踵舊規，期臻完密。而長安古事，有待斟酌者尚復不少，唐代長安城內有都亭驛，長安志謂在敦化坊，徐松、董祐誠皆承其說，而未有是正，然而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則謂在朱雀街。證以太平御覽所引兩京新記，駱天驤類編長安志及續高僧傳等書，則都亭驛實在朱雀街西通化坊，與敦化坊無關。霸上為長安城東衝要之地，酈道元水經注既謂其地在白鹿原上，又謂在霸橋東端。後之論者多取前說，間有兼取後說，而未細究其間曲折。然證以晉書，桓溫北伐至霸上時，王猛問他為什麼長安近在咫尺，而不渡霸水？可證霸上實在霸水之東，並非在白鹿原上。這樣的考證對於解釋古長安的史事是有裨益的。古長安叢書的纂集應該在這方面多所致力。

可是所有考證並非都能了無訛誤。就以霸上而論，其所在雖有兩說，却迥然各異。白鹿原東倚霸水，地勢陡絕，高低相差，頗為懸殊。桓溫抵達關中時，秦軍已在白鹿原上，循霸佈防，桓溫何能越水而登上原頭？其間道理，至為明顯，稍一涉足其地，便可豁然洞曉，而一些所謂考證，尚瑣瑣喋喋，徒費筆墨，

令人齒冷。其他事例亦復不少，無煩備舉。以此而論古長安史事，殆難悉其究竟。補苴不足，就必須對地理從事實地考察。以實地考察與文獻考證相對覈，才能確實無誤，而且還應進一步分析說明其變化的前因後果，反映其間的一定規律。

終南山側，峪口連綿不絕。峪中率多皆有溪澗流下，匯而成川，故長安城南多水。居人引水成渠，徧於田塍，水色澄清，倒影如畫，稍加興建，便能引人入勝。唐代永安渠導澗、交之水入城，城南渠上築橋不少。石梁橫懸，即成遊覽勝地。杜甫詩中就曾一再吟詠：「第五橋東流恨水，皇陂岸北結愁亭」，「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皇陂即皇子陂。皇子陂中菡萏香溢，亭亭覆蓋。以第五橋和皇子陂媲美，則其地的幽雅可以略見一斑。第五橋何在？張禮在《遊城南記》中提到：「今第五橋在韋曲西，與沈家橋相近。」說得相當概括，具體所在還得考覈。今西萬公路旁有東西兩第五橋村，第五為唐代關中大姓，今村中却無姓第五者，是村名當與橋名有關。村之四周不見有橋。原來四十年前這裏僅有一村，並無公路。村之東南積水長存，不能種田。後來，填水修路，又填水建村。今日站在公路上，四面遠眺：公路高於兩側田地，路西兩村略低，路東低窪更甚。到低窪而無積水處掬起一抔土，竟有大半沙粒。顯係渠水流經的地方。第五橋當在此處。更北有沈家橋村，村名亦以橋名。橋在何處？今公路之東約一華里處，一片柳蔭。濃密樹叢之下掩映一段水溝。溝內有水，水為地面流淌的積水，惟淤泥甚厚。溝岸上有石橋舊址。大石早已移作他用，小石累累，排列平整，向遠延伸，岸形明顯。測量得知，原橋長約五米，寬可過一馬車。橋址在大田之中，與村無路相連。橋旁故老，娓娓敘述，唐時舊蹟，了無疑意。

遊城南記提到兩唐書記載：杜正倫「建言鑿杜固，通水以利人。既鑿，川流如血」。當時，潏河由少陵原朱坡之側，迤邐流向西北至於神禾原畔。如能改變原側高地，當可灌溉更多農田。杜正倫當係因此而建言鑿河引水的。不料施工開鑿，却是川流如血。這自然是雜糅有迷信色彩。究竟如何？自須再作考察。這就要探索唐代潏水的流逕，還須考察杜固的所在。杜固位置，一說在馬崩崖，一說在鳳凰嘴。前者又有二處，一在王莽村近處的原畔、潏河邊，一在潏河源頭南山之下。揆諸地勢和川原形狀，這兩者均不可能。也許鳳凰嘴就是杜固？鳳凰嘴在彰儀村東北，神禾原上。站在少陵原向西遠望，此處正是潏河沿神禾原折西北流的地方。走下少陵原來到樊川，再近到潏河邊仰望，其東、南、北三面突出，超越原外，如同半島。以鳳凰嘴命名，十分形象。從相鄰的北新街村直北的小路可以捷便前往。這條牧羊人日久天長踩踏成的小路，蜿蜒崖畔，再前則無路可行。攀緣崖上高低雜樹，穿林而上，始達其地。這是神禾原邊獨特的地形，絳紅色的土質，雜有紅色更重的小砂，更顯得獨特。所謂川流如血者，殆為紅土紅砂隨波逐流而下，使水流成為血色。

詩大雅文王有聲篇曾經說過：「豐水東注，維禹之蹟」。可是現在豐水北流入渭，與周時竟不相同。這應不是詩人的誤筆，而是古今有所變化。輞川為唐時王維別業所在，其集中有題詠二十首，久已膾炙人口，而輞川因之亦有名當世。輞川有南坨北坨，王右丞集中南坨絕句：「輕舟南坨去，北坨森難即。隔浦望人家，遙遙不相識」。現在輞川溪水已相當細小，甚至可以徒跣涉越，溪中山石磅礴，大者如桌，小者如几，如何還能行船？實地考察並非一望了事，探索其間變化的原因和過程，顯然是不可稍事疏忽

的。這樣一些變化，有人爲的作用，也有自然的因素。涉及自然的因素，就不能不和自然科學有關。這就不是文字考證所可以解決的。

實地考察是應該和文獻記載相結合的。實地考察離開文獻記載，就難得切合實際。文獻記載是有其不足之處的。若非出於第一手史料，就不能說沒有差錯。就是出於第一手史料，也不能說就一定確實。如果不能指出其錯誤的所在，還是不應輕易捨棄的。整理有關長安的古籍，對此是不宜稍事忽略的。長安多古蹟，秦漢時離宮別苑相當繁多，有關載籍也多所記述。甘泉宮和池陽宮都是相當有名的宮殿。秦漢帝王多在甘泉宮決定朝政大計，而且爲直道發軔之所。漢宣帝接見匈奴呼韓邪單于，即由甘泉歸來，宿於池陽宮，以便在長平阪上舉行接見大禮，然後回到長安，再賜盛宴。這是匈奴降附之後，單于的初次入覲，爲少有的盛典。近來有人說於乾縣泔水旁發現甘泉宮遺址，又有人說於三原縣嵯峨山下發現池陽宮遺址。甘泉宮如果在乾縣泔水旁，直道如何能在其地發軔？又如何解釋應劭所說的甘泉宮在雲陽縣西北八十里甘泉山上？嵯峨山下所謂池陽宮，據說距漢長安城七十公里，也就是一百四十華里，則距長平阪亦當有九十里。漢宣帝怎能當天走完這麼遠的路程，並舉行有數萬人參加的接見大典？又如何解釋三輔黃圖所說的池陽宮在池陽南，上原之阪有長平阪，去長安五十里？據說所謂甘泉宮和池陽宮都有瓦當等遺物的發現，這些遺物上雖無文字，却和秦咸陽和漢長安城內的宮殿遺址的瓦當等遺物相同。這些遺物誠然可貴，然未能與文獻記載相互覈實，還是不足取的。長安附近離宮別苑既然很多，瓦當等遺物都應該有所發現，怎能不結合文獻記載，而冒然去確定宮殿？

整理有關長安古籍，可資借鑑和斟酌的，當非少數。前哲舊軌自宜多所遵循，然亦不能墨守成規，先後如出一轍。其間難免有所損益。這裏所不能已於言者，則爲整理之時，如前所云，應作實地考察，山畔水涯，通塗絕徑，舊址遺蹟，斷碣殘碑，皆須親臨究問，得自目驗，再以之與文獻記載相勘證，而後作出相應的論斷。若坐擁書城，不出戶庭，僅以翻檢舊典爲能事，殆不足以言整理有關長安的古籍。當世方家或不至河漢斯言也。

前言

南山谷口考是目前僅有的一部專門論述陝西關中南山（即今陝西境內的秦嶺山脈）北側諸河谷及其出口附近的守備，與陝西關中、尤其是古都西安安危關係的軍事歷史地理著作。它原名陝西南山谷口考，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被陝西通志館收入其所編印的關中叢書時，始被省去前面的『陝西』二字，成為南山谷口考。其實上述兩個書名都不夠貼切，因為說到陝西南山，秦嶺之外還有一個巴山，而秦嶺南側的諸多山谷及其谷口，又不在本書的論述範圍之內。

作者毛鳳枝，字子林，號蟬叟，清末江蘇省揚州府甘泉縣（即今揚州市）人。其父毛知翰，好金石之學，收藏甚豐。歷任北京國子監助教，四川巴州知州，其後以陝西候補知府的資格出任西安府清軍同知（為西安知府二副職之一，相當於今西安市副市長），卒於西安任上。

清道光十五年（一八一五年）乙未，毛鳳枝出生於北京，少時隨父宦遊各地，聰敏好學，能文善詩，尤喜金石碑帖。在當時西安官宦子弟中，被譽為無紆綺習氣的『四公子』之一。太平天國起義反清的咸豐七年（一八五七年），毛鳳枝二十三歲時，奉父命為清軍文職幕僚，往來今安徽、江蘇、浙江等地。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年），以父病辭歸西安侍養。明年父歿，守制家居三年，因軍功而取得的可以候補知州的資格，也以家貧無力張羅而被迫放棄。從此長期客居西安，始終以受聘於官宦人家為塾師（家庭教師），或充任地方長官如長安、咸寧知縣、西安知府、陝西糧儲道、陝西布政使、陝西巡撫等的幕賓（大致相當於今之私人秘書而非公職），尤以任西安知府幕賓的時間最長。由於毛鳳枝素性正直，不貪名利，對『地方利弊興革，頗有贊化，深得當道倚重』，和地方人士的贊賞。暇時則以詩酒讀書為樂，尤喜搜羅碑帖，考訂金石。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一八九五年）卒於西安，享年六十一歲。所著寓志於物齋詩文集三卷，陝西南山谷口考一卷，關中金石文字逸存考十二卷已刊，未刊者有寓志於物齋隨筆三卷、詩文續集二卷等。另有金石萃編補遺、古誌石華補遺、漢書地理志今釋、通鑑地理今釋等未成。其中以關中金石文字逸存考和陝西南山谷口考最為有名。續陝西通志稿卷八十五人物十二曾為毛鳳枝立傳。而在關中金石文字逸存考的後叙末尾，毛鳳枝也曾用題辭的形式自叙其生平和撰寫關中金石文字逸存考的情況：

『有蟬叟，籍維揚。生京師，遊荆襄。下三峽，觀九江。泝河洛，瞻太行。侍鯉庭，秦之疆。從戎幕，至南邦。歷姑蘇，覽余杭。返關中，僑異鄉。性嗜學，喜文章。經史習，訓詁詳。考輿地，弁職方。蒐金石，佐縹緗。自秦漢，迄隋唐。校同異，析微芒。書之成，越十霜。付剞劂，期久長。修志乘，此其倡。』

關中金石文字逸存考十二卷二十餘萬言，匯錄金石碑刻一千三百餘通，為毛鳳枝晚年『精力所注』。憑四十餘年積累，歷十餘年經營，四易其稿，於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五十五歲時撰成。死後多年，由其門人顧家相刊印於江西萍鄉。毛鳳枝在書前的自序和凡例中介紹其撰著緣起和過程中稱：『關中為秦漢隋唐故都，『名公巨卿頌功誅德，誌墓銘幽，以及浮圖、老子鑄經造象之刻，所在多有。』其文『頗多可采，往往與史事相證明。』而向之著錄者今已十失其七八，續出者又『多為好事之流購歸，藏棄遷徙他鄉。因奮然欲有所作。』遂『網羅放失舊聞，博采金石諸書，分別郡縣，集為一編。俾有者可知方隅，逸者仍留其姓氏。』對新出或特別重要者，或全載原文，或錄其節略。并博采衆說，詳加考證。功力深厚，貢獻頗多。如唐路詮誌，原缺其姓，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考訂補足。嚴震經幢，亦缺其姓，據新唐書本傳考訂補足。陳護墓誌中『上時鄉』一名，據史記封禪書和漢書郊祀志考訂其位於唐鳳翔府雍縣，即今陝西鳳翔縣境。尤其是自明代以來，華陰西岳廟內被認為唐德宗

興元二年由詩人李商隱撰寫的修華岳廟碑，經毛鳳枝通過北史、魏書的外戚閭毗傳考知，碑文中所說主持修廟建碑的『元舅侍中太宰征東大將軍遼西王常英』，實即北魏高宗元成帝拓拔濬乳母常氏之姪常英，並確定所立之碑即歐陽修集古錄跋尾所收錄的大代重修華岳廟碑和趙明誠金石錄目錄中所列的『興光二年三月』後魏華岳碑，而并非唐碑。立於公元四五五年而非八七五年。

南山谷口考為毛鳳枝壯年之作，完成於同治五年（公元一八六六年）毛鳳枝四十二歲時。其所以關注南山谷口，撰寫此書，實以其寓居西安，親身經歷了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太平天國西征軍陳得才等部越秦嶺，出大峪口，大敗清軍於三兆附近紅溝岸之役，深感南山諸谷口的得失，關係西安的安危至巨。因而產生了研究南山諸谷軍事價值之念。這在南山谷口考的後叙中曾有如下說明：

『方同治元年，髮逆犯陝，假道南山。其北窺省垣也，實出咸寧之大峪口。自是厥後，外寇甫平，內訌繼起，而三輔軍興，生靈塗炭矣。本禍亂之所由基，豈非南山之故也。』

這裏所說的『髮逆』，就是清朝統治者對太平天國及其西征軍陳得才等部的誣蔑之詞。稱之為髮逆是因為反抗以滿族貴族為首的清朝統治者的太平天國，摒棄清朝強制推行的剃髮結辮制度，恢復了漢族原先的畜髮束髮的習俗。『犯陝』指咸豐十年（一八六一年），清軍

攻陷安徽安慶，太平天國英王陳玉成退守廬州（今安徽合肥）。明年（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三月，命扶王陳得才、遵王賴文光、啓王梁成富、端王藍成春等，統兵三萬西征，『以分賊勢』，『廣招人馬』。陳得才等經河南新蔡、南陽、內鄉進入陝西，連克商南、山陽、鎮安、孝義（今陝西柞水）。四月越秦嶺，出大峪口至尹家衛（今長安引鎮），大敗清軍副都統烏蘭都等於三兆附近的紅溝岸，直迫陝西省城西安。『外寇甫平』，指太平軍陳得才等部進攻西安不利，而廬州危急信至，遂移師東向，連破藍田、渭南、華州、華陰，東出潼關，進入河南，以便回救廬州。『內訌繼起』，則指清政府組織地方地主武裝團練以堵截、鎮壓太平軍的過程中，在華州發生『聖山砍竹』事件，由於地方官員偏袒殘酷殺害回民的地主團練武裝，而引發的關中回民起義。起義回民曾殺死前往招撫的團練大臣、在籍侍郎張芾，圍攻同州（今大荔）、西安、鳳翔等府城。其圍攻鳳翔府城的時間且曾長達十六個月之久。而在回民起義之前，咸豐九年（一八五九年）起義於雲南的農民軍藍朝柱等部，也已於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經四川入陝南，在與太平軍陳得才部聯合攻下陝南重鎮漢中府城後，又於同年十一月越嶺北進，攻陷藍屋城，威逼西安府。其後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西捻軍張洛行等部入陝，轉戰於關中、陝北，大敗清軍於西安東郊十里坡。清廷先後派遣欽差大臣勝保、多隆阿、左宗棠及原駐四川的劉蓉等入陝鎮壓太平軍、藍朝柱軍、回民起義軍和西捻軍。所謂『三輔軍